



# “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”主题作品征集选载

## 我的《济宁日报》副刊情结

山东省东营市太行山路魅力熙郡 赵霏

在我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文学报刊当中,《济宁日报》副刊始终算得上良师益友。数十年来,在我爱好文学之路上,一直保持了良好关系,并留下许多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。

现今睽离家乡多年,看了文友在群里所发“40年,我与《济宁日报》”主题作品征集启事,忽然就触动了记忆的敏感神经,大脑的贮藏室里,那些黯淡去的吉光片羽,在回忆的手电筒照射下,显示着曾经的辉煌与价值。

对于一个生活在偏远湖岛上的业余文学爱好者来说,他的追求理想的行程是多么步履维艰。作家梦在人生的追求中最为光灿,一边以纯洁的汗水淘洗生存的忧患,一边以对文学的痴情填补梦境的充实。

穷乡僻壤,没有书店,更无图书馆,劳顿之余渴望寻求精神田园,栖息灵魂的鸟儿。于是,报纸副刊成为寄托情感的伊甸园,无论走到哪儿,翻阅报纸,直取副刊,先睹为快,乃成一癖。

觅得好文,径自装入包内,而《济宁日报》副刊离我最近、相处最亲。在基层乡镇工作,触手可及便是《济宁日报》,加上其他报纸,时间长久,竟有了数十种副刊、近千份的“存粮”,这便成了我独有的精神后花园。

作为全市最有影响力,备受瞩目的追随者仰望的文学殿堂,我有幸而且必然地和她不期而遇,对她的渴慕好像前世的注定,并带着矢志不渝的虔诚走近她,拥抱她。

曾几何时,她激发了我多少写作的冲动,发感悟,言志趣,抒豪情,缀起了灵感的只言片语,便跃跃欲试向《济宁日报》副刊投稿。也不知哪年哪月起,将稚嫩的一篇篇诗歌散文寄出。初次投稿的心跳,仿佛至今仍然能感受到它的悸动,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。

然而,一个月过去了,两个月过去了,却不见音讯,随之是短暂的失落,失落后再拿起笔,不知又投了多少次,依然泥牛入海。我有些怅然,不禁愤懑与沮丧,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情绪中远离了,犹如远离了彼此信任、亲密无间的伙伴。

仿佛一对对颀后的挚友,分手的结果必然是牵挂,这不啻于一种折磨,只要心中的缪斯不死,这种折磨便愈来愈烈。于是,我再度走近她,虽然曾几度想放弃心中那份渴望,熄灭那若明若暗而又撩拨生命的火光,做一个纯粹的老实巴交的渔渔民,但心灵的深处仍然有一只大手在挥动,在撩拨,激我前进,促我奋发。

在分离了若干时间以后,我们再一次拥抱一起。她依然像以往一样,用那充满激情和魅力的光芒照射着我,鼓励着我,于是我更加地热切、执著,未泯的梦想,逐渐明亮起来。

我拿起自信的笔写诗,写散文,寻找着感情的突破口,抒发对家乡微山湖、微山岛的爱恋。每一首诗歌,每一篇散文,都似凝聚了家乡山光水韵的灵感和力量。

我完全相信“痴心不改”“心若在梦就在”“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”那些歌词所揭示的意义,终于,一篇韵味浓郁的散文诗《收获的季节》,刊登在1990年12月25日《济宁日报》副刊上。

我捧着报社寄来的散发着油墨香的样刊,激动喜

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别看她仅仅是4开4版的小报,拿在手里分量却是那样重。后来《济宁日报》改为大报,副刊版改为《星期天刊》,再后来改为《文化周末》,她始终是全市文学爱好者开拓理想的园地,更一直是我安放精神灵魂的田园。

我也不断将炽热的感情倾洒在这片神圣的沃土上,遂有散文诗《微山岛吊古(三章)》《微山湖纪事》6篇、组诗《湖祭》《微湖寻觅》、散文《风雨逶迤家乡船》《心空明月》《微山湖素描(六章)》《人生之味》《两千年来微山岛15村的水涨村迁》等作品,亮相于《济宁日报》副刊,得到编辑老师和文朋诗友的好评。

《济宁日报》不仅架起了时代青年梦想中的一座座桥梁,更见证了我的文学进步与精神成长。我真感谢《济宁日报》,感谢这份无法割舍的情结,让我在社会最底层仍然坚持着文学的爱好与追求。我也庆幸自己的恒心,在不让田地荒芜的同时,更不让思想荒芜,能够欣慰地展示物质的和精神的收获,我因此把《济宁日报》副刊称作“自家的园地”。

回眸浏览20余年间所发表的拙作,从1990年有幸与《济宁日报》结缘,在《周末刊》《星期天刊》《文化周末》上刊登诗歌、散文、散文诗等总数计80余篇(首),并获得若干奖项,其中诗歌《望归之歌》——写在香港回归之际获“双喜双庆”征文奖,诗歌《微山湖不会忘记(三首)》、散文《固守感情》获济宁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“新华书店杯”文学作品二等奖,散文《祝福》获《济宁日报》“人间真情”征文奖……

在我看来,报纸副刊尽管“副”,但她却是“眼”。没有这“眼”,报刊就好像失去了灵魂,如一座巍峨高耸的大山,只有山石树木,而没有溪水。副刊就是溪水,就是瀑布,是北方的壶口瀑布,是南国的黄果树瀑布!她展示了人世间的大爱、大善与大美,一块偌大的慰藉心灵的栖息地。

予生也愚钝,从未觊觎当什么诗人作家,只求接受这座展现历史、现在和未来的“园林”的净化和熏陶,找到生命旅途的根。我幻想,我是否能够成为这座园林中的一株草,抑或一朵花,久久地在一片角落里抓住一撮泥土。

数十年来,学习、练笔之后,在业余写作上渐渐有了积累,作品逐步踏进《齐鲁晚报·青未了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《诗刊》《儿童文学》等报刊的神圣殿堂。

2004年,我出版了诗集《微山湖诗韵》;2006年,出版了散文(诗)集《心空明月》、长篇纪实文学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》;2009年,出版了传记文学《张海迪》;2019年,出版散文集《红色微山岛》;2021年,出版长篇纪实文学《狼牙山五壮士——英雄模范共产党员故事汇》。在全国各级文学期刊发表诗歌、散文、故事、报告文学等作品200余篇(首)。

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:与《济宁日报》相识是一种缘分,抑或是一种幸运!她已注定与我今生相知相惜,成为最知心的老师和朋友。值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之际,感慨之至,口占四句,以表心声——

苑苑奇葩奇灵台,园丁辛苦草花开。墨香诗韵飞云上,终老甘为锦绣裁。吾爱《副刊》——始终不渝!

一场美丽的邂逅,必然是缘分之花的神奇绽放,注定是人生路上的温馨牵绊,亦如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相知、相知、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我出生在小汶河边的一个小村,读初一时班主任程老师叫我管理班里同学订阅的报刊。一天放学后,我像往常迈着轻盈的步子,走在去办公室的砖路上。一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飞上路边杨树,不时偷看我,在枝头欢快地跳来跳去。我莞尔一笑,对它挥挥手,推门来到老师办公桌前,抱起码好的报刊,一张报纸被碰到,枫叶似的飘落地上。我忙弯腰捡了起来,信手展开,眼前一亮,居然是久闻大名的《济宁日报》。

教学开明的程老师常常鼓励我们,闲暇时可以多看些报刊或小说等课外读物,来丰富自己的阅读面和知识面,有利于提高作文的写作能力。喜欢阅读的我,一向积极践行老师的教诲,如饥似渴地读着《济宁日报》,见她栏目众多,内容丰富。最吸引我的是本地的一些新闻和副刊,尤其是副刊的作品妙笔生花、行云流水……让我耳目一新,大开眼界,文章竟然可以写得这么美!

此后,也见过几次《济宁日报》。每每细细品味,沉醉其中。作文水平确实提高不少,基本上篇篇成为老师念的范文。直到考高中时,关节痼疾复发,辍学回家休养,与《济宁日报》再次不期而遇。

那时,父亲在村里谋个差事,偶尔会把一些旧报纸带回家里,其中就有心仪的《济宁日报》。犯病卧床后,她成了我抗击病魔的战略武器,更是精神家园里的一抹新绿。

一到夜晚,腿疼得似乎格外卖力,就像野狗一样不停撕咬,我生不如死整夜整夜地失眠。《济宁日报》就成了救命稻草,她分散着我对疼痛的注意力。从此,《文化周末》的美文世界,常伴我“风也萧萧,雨也萧萧,瘦尽灯花又一宵”……

日日月月,对报纸有了全面了解,也有了参与其中的强烈冲动,也为实现初中时作文变铅字的梦想,又拿起久违的笔。

由纸质投稿到电脑写作,再到手机发送,时间打磨着屡败屡战,慢慢开始了点滴收获,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。

我拖着残疾的身体或电话采访养殖户、种植能手、义务献血者、自强不息的盲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的稿件开始见诸报端。有写种植、养殖的新闻,也有故事、传说和散文:《千里走单骑 爱心洒济宁》《贾淑英:赡养孤残二叔传佳话》《汶上关帝庙的故事》《俺村第一辆“电驴子”》……

大前年,我采写本村年逾七旬村民信秀荣老人照顾聋哑邻居的故事,《一诺千金,为照顾了22年的聋哑邻居养老送终》一文,在《农村大众》报发表后,引起宣传部门的重视,经街道、县、市、省层层推荐,信秀荣被评为省、市、县三级第七届“诚实守信——道德模范”,市、县领导还去慰问了信秀荣老人。

至今,我在《济宁日报》等报刊发表逾百篇作品,也成为报社和街道的编外通讯员。有十几篇收入《中国民间故事集——汶上卷》和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《济宁文学作品丛书》,十余篇获得各种征文活动的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。

我与良师诤友《济宁日报》共成长,感恩大半辈子不离不弃的无私陪伴。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来,从纸媒到融媒,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紧扣时代脉搏,与社会发展同步,在济宁这片热土上,宣传政策、反映民生、记录变化,从未缺席。

四十不惑,明辨不疑;与时俱进,未来可期,相信《济宁日报》的明天更加辉煌。



40年,我与《济宁日报》

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结缘,有其偶然,更有其必然。

那是1991年春节前夕,我作为济宁医学院的学生在医院外科实习,一周内接诊了11例被鞭炮炸伤的儿童。面对一个个血肉模糊,甚至眼睛失明的患儿,我发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声呼吁:“爆竹声来想安全”。我把心声写成一篇文章,寄给了《济宁日报》。

投稿的第3天,1月25日,这篇稿子在《济宁日报》第3版刊登,编辑还特意加了编者按。这是我第一次给《济宁日报》投稿,也从此与《济宁日报》结缘,一发不可收。

3月8日下午,北风呼啸,实习医生吕东平、王之华两位同学爱心救助的事迹被我听说了,当晚采写了消息,在《济宁日报》第1版的《任城钟声》专栏刊发,一时牵动了市民的心。

转眼到了7月,我毕业分配回了原籍鱼台县唐马乡卫生院任内科医师。在家乡,我认识的人更多,接触到的信息也更广,我的写作有了源源不断的第一线素材。

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2月2日第1693期《济宁日报》,那是黑白版面的4开4版报纸,改为红色报头对开大报的试刊号,发表了采写的通讯《他依然那样执着——记鱼台县唐马中学青年教师刘伟》。至今我依然珍藏着这期试刊号,留作永久的纪念。

1994年,我在各类报刊用稿147篇,其中《济宁日报》23篇,《大众日报》15篇。这一年我被评为《济宁日报》和《大众日报》优秀通讯员,这也是我第一次被两份党报同时评为优秀通讯员。这年起,我连续12年被《济宁日报》、连续10年被《大众日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。

1995年春天,我去本乡安庄村出诊,发现村前村后的两座池塘都在放水捕鱼,池塘里的水白白地流掉了。俗话说,春雨贵如油,而当时正是暖冬过后,中央气象台预测当年全国性春旱已成定局,将对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。出于强烈的责任感,当晚我一气呵成了近千字的言论《今春干旱早蓄水》,寄给了《济宁日报》,在4月2日《星期天刊·热线电话》专栏套红刊出,4月5日的《农村开发报》第1版对此文进行了转载。4月20日《人民日报》第2版在显著位置转载,不仅用了《人民日报》的“来信”栏花,还加了花边,可见编辑对此文的重视。这篇言论对当年全国的蓄水抗旱、保春灌、保丰收,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,2018年5月下旬的一天,我正在医院坐诊,无意中听患者说起一位民办教师的事迹,下班后就前往采访。当晚,我含着热泪,将满满6页的采访记录整理成通讯。当我一笔一画地将3000余字誊抄在方格纸上,天已微亮了。

《济宁日报》很快在头版头条全文刊出了这位老师的事迹,这是我作为一名通讯员、一名乡村“土记者”,至今在《济宁日报》发表的唯一头版头条。

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工作者,我与《济宁日报》从学生时代的相识、相知、相惜,到成长为一名骨干通讯员,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我发挥身居乡村勤思考、善写作的优势,先后有近2500篇稿件被各级各类报刊采用,其中《济宁日报》用稿240余篇,是所有报刊中用稿最多的。这些鲜活的稿件,散发着孝贤故里、鱼米之乡泥土的芬芳。

从1991年第一次发稿到如今,32年弹指一挥间。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我始终把阅读《济宁日报》当成一种快乐、一种爱好来享受,把为她熬夜写稿当成我应尽的义务。如今,《济宁日报》已是我案头的必读、枕边必备的精神食粮,是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。

两年前,年近花甲的我因年龄关系,从乡镇卫生院调入了鱼台中医院。工作环境变了,但我仍为《济宁日报》写稿的热情丝毫未减。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《济宁日报》,将有温度、接地气的鱼台故事,独家写给《济宁日报》,与《济宁日报》共休戚,心相连。

## 休戚与共 心心相连

济宁市鱼台县中医院 张成群

## 认识你,真好!

济宁特力机床有限公司 任广彬

我喜欢文学,对报纸副刊尤为关注。在林林总总的报纸副刊中,我对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》情有独钟。这不仅是因为她在报纸副刊界声名远扬,从中可以读到“有情感、有温度、有文采”的优秀作品,也是因为通过她,我结识了一位热情负责,乐于为他人做嫁衣的好主编。

对于党报《济宁日报》旗下的品牌文化周刊——《文化周末》,我一直心存敬畏,但也存有误解,总以为她“高大上”,对于像我这样文笔拙劣的业余作者会不屑一顾,只好“敬而远之”。

不过,《文化周末》读得多了,就有了向她投稿的冲动。2015年7月的一天,下班回家,路遇一位卖热豆腐的老大爷。与别人不同的是,老大爷一心一意只顾称热豆腐,而是让顾客自己付款找零。回家后,我奋笔疾书,完成了那篇满满正能量的小文《信任的力量》,然后投给了《文化周末》。

这本是我的投石问路之作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没过多久就见报了。这是我在《文化周末》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。初战告捷,我信心满满,又陆陆续续向《文化周末》投寄了十几篇文章,结果不尽如人意。望眼欲穿,苦苦期盼中,仅有6篇小文见报。

浮躁、失落、迷茫在我的心里蔓延开去,甚至一度自暴自弃,连笔都懒得动了。我在《文化周末》博客里,向成主编诉说写作中遇到的瓶颈和内心的苦闷。

没想到,成主编竟然在百忙之中与我互动,为我指点迷津:“创作需要执着和热情,要不断历练,再以沉淀凝聚功底,又以拓展寻求提升,会有转机。创作是需要功底和灵性的,两者有其一即可,但若兼而有之,则成大气象。写了这么多,必要的时候可尝试转型,即思路与风格的些许新的探索。这时创作一如做企业,不转型也可升级换代了。天亮之前,谁都在黑暗中摸索。有这种精神就可以了,文学或创作不一定都是苦味的体验。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,成主编的点拨、引导和鼓励,犹如漫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,为我写作指明了方向,照亮了我的写

作之路,重新点燃了我写作的热情。从那以后,我对写作思路和方向进行微调,积极投稿。经过成主编的雕磨细琢,我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在《文化周末》上发表。

回想起那些与《文化周末》赴约的美好时光,我激动不已。每到星期五,我总是早早起床,有时连早餐都顾不上吃,犹如热恋中的年轻人约会一样,风尘仆仆赶到离单位最近的阅报栏。为的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读到当天的《文化周末》,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见报。如愿以偿后,那份喜不自禁的心情无以言表,甚至一天工作起来都格外带劲。

从1996年处女作发表至今,我在省内外报刊发表的“豆腐块”也有一两百篇了,也曾经与许多编辑打过交道,很少遇到像成主编这样对文章精心修改,生怕遗漏任何一篇可用文字的编辑。像成主编这样尊重作者劳动,乐于同作者沟通交流,甘为人梯的更是少之又少。其实,对于业余作者而言,编辑的修改和点拨尤为重要,能让作者知道写作中存在的不足,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,这对于文章的提升尤为关键。

2017年5月20日,在这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浪漫气息的日子里,我有幸应邀参加了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》(上下卷)入选作者首次见面会。

在济宁新闻大厦19层会议室里,爱意和感动像涨潮的海水,漫无边际地涌来。我见到了温文尔雅、平易近人的成主编,认识了市里的知名文化学者、剧作家;结识了只有小学文化,却痴迷写作的范雨霏式的农村作者张女士;见到了85岁高龄,对文学仍痴迷不改的张老先生;还有远道而来的外地的文友……大家畅所欲言,纷纷表达了对《文化周末》的喜爱和祝福。

在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大喜的日子里,我发自肺腑地说:结缘《济宁日报》,真好!结识《文化周末》的成主编,真好!真诚地祝愿《济宁日报》越来越精彩!越办越出彩!明天更美好!

## 邂逅《济宁日报》的日子

济宁市汶上县中都街道草桥村 刘吉振

邂逅《济宁日报》的日子,注定是人生路上的温馨牵绊,亦如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相知、相知、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我出生在小汶河边的一个小村,读初一时班主任程老师叫我管理班里同学订阅的报刊。一天放学后,我像往常迈着轻盈的步子,走在去办公室的砖路上。一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飞上路边杨树,不时偷看我,在枝头欢快地跳来跳去。我莞尔一笑,对它挥挥手,推门来到老师办公桌前,抱起码好的报刊,一张报纸被碰到,枫叶似的飘落地上。我忙弯腰捡了起来,信手展开,眼前一亮,居然是久闻大名的《济宁日报》。

教学开明的程老师常常鼓励我们,闲暇时可以多看些报刊或小说等课外读物,来丰富自己的阅读面和知识面,有利于提高作文的写作能力。喜欢阅读的我,一向积极践行老师的教诲,如饥似渴地读着《济宁日报》,见她栏目众多,内容丰富。最吸引我的是本地的一些新闻和副刊,尤其是副刊的作品妙笔生花、行云流水……让我耳目一新,大开眼界,文章竟然可以写得这么美!

此后,也见过几次《济宁日报》。每每细细品味,沉醉其中。作文水平确实提高不少,基本上篇篇成为老师念的范文。直到考高中时,关节痼疾复发,辍学回家休养,与《济宁日报》再次不期而遇。

那时,父亲在村里谋个差事,偶尔会把一些旧报纸带回家里,其中就有心仪的《济宁日报》。犯病卧床后,她成了我抗击病魔的战略武器,更是精神家园里的一抹新绿。

一到夜晚,腿疼得似乎格外卖力,就像野狗一样不停撕咬,我生不如死整夜整夜地失眠。《济宁日报》就成了救命稻草,她分散着我对疼痛的注意力。从此,《文化周末》的美文世界,常伴我“风也萧萧,雨也萧萧,瘦尽灯花又一宵”……

日日月月,对报纸有了全面了解,也有了参与其中的强烈冲动,也为实现初中时作文变铅字的梦想,又拿起久违的笔。

由纸质投稿到电脑写作,再到手机发送,时间打磨着屡败屡战,慢慢开始了点滴收获,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。

我拖着残疾的身体或电话采访养殖户、种植能手、义务献血者、自强不息的盲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的稿件开始见诸报端。有写种植、养殖的新闻,也有故事、传说和散文:《千里走单骑 爱心洒济宁》《贾淑英:赡养孤残二叔传佳话》《汶上关帝庙的故事》《俺村第一辆“电驴子”》……

大前年,我采写本村年逾七旬村民信秀荣老人照顾聋哑邻居的故事,《一诺千金,为照顾了22年的聋哑邻居养老送终》一文,在《农村大众》报发表后,引起宣传部门的重视,经街道、县、市、省层层推荐,信秀荣被评为省、市、县三级第七届“诚实守信——道德模范”,市、县领导还去慰问了信秀荣老人。

至今,我在《济宁日报》等报刊发表逾百篇作品,也成为报社和街道的编外通讯员。有十几篇收入《中国民间故事集——汶上卷》和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《济宁文学作品丛书》,十余篇获得各种征文活动的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。

我与良师诤友《济宁日报》共成长,感恩大半辈子不离不弃的无私陪伴。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来,从纸媒到融媒,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紧扣时代脉搏,与社会发展同步,在济宁这片热土上,宣传政策、反映民生、记录变化,从未缺席。

四十不惑,明辨不疑;与时俱进,未来可期,相信《济宁日报》的明天更加辉煌。